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SHI JIE MING REN MING JIA MING ZHUAN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叶卡特林娜二世传

〔波〕卡·瓦利舍夫斯基 著

张全先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目 录

译 序.....	(5)	☆
序 言.....	(7)	☆

第一卷

第一部 从施特廷到莫斯科	(11)	政
第一章 德国摇篮。童年	(11)	治
第二章 抵达俄国。结婚	(20)	家
第三章 叶卡特林娜的第二次结婚	(56)	卷
第二部 取得政权的道路	(92)	
第一章 年轻的宫廷	(92)	
第二章 为皇位而斗争	(128)	
第三章 胜利	(162)	

第二卷

第一部 一个女人	(184)	☆
第一章 外表。性格。气质	(184)	
第二章 智慧。机敏。教育	(231)	
第三章 思想和原则	(243)	
第二部 一位国君	(282)	
第一章 统治的艺术	(282)	
第二章 国内政策。保卫。立法。行政	(317)	
第三章 对外政策	(361)	

译 序

1725年，彼得大帝去世后，俄国政局不稳，短短的十六年中，先后发生五次宫廷政变。到1741年，彼得大帝的幼女伊丽莎白登上沙皇宝座时，局势虽然较为稳定，但也为宫廷中的各种纠纷所烦恼，更谈不上继续彼得大帝的扩张事业。而后来担此重任的却是当时尚未引人注目的叶卡特林娜二世。

叶卡特林娜，原名索菲亚，1729年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公爵的家庭中，少年时代曾随母亲游历过许多欧洲城市，残酷的宫廷斗争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44年，通过政变上台的伊丽莎白女皇由于后继无人，决定将她姐姐的儿子彼得·乌利希从德国召回彼得堡，作为皇位继承人，并将索菲亚选作彼得得妻子，于是，索菲亚得以踏入俄国宫廷的大门。

1761年，伊丽莎白女皇去世，彼得登上皇位，称彼得三世。他是个昏庸无能的普鲁士主义狂热分子，即位以后，一意孤行，违背原有的统治政策，从而引起朝臣的普遍不满。而叶卡特林娜深谋远虑，来到俄国后，学习俄语，改奉东正教，笼络大臣。1762年6月28日，她依靠情夫、禁卫军军官奥尔洛夫等人的支持，废黜彼得三世。不久，彼得被害，叶卡特林娜取得皇位。从1762年即位，到1796年去世的34年间，她对内加强贵族统治，扩大贵族的特权，颁布农民必须绝对服从地主的诏令，并且残酷地镇压了普加乔夫起义。对外推行扩张政策，巩固和扩大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其间，俄国三次瓜分波

世界名人名家名传

兰，发动两次俄土战争和一次对瑞典的战争。这六次战争的结果，吞并了波兰，打败了土耳其，把大片领土并入了俄罗斯，夺取了今拉脱维亚经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直至克里米亚的广大地区。

叶卡特林娜留下的回忆录和书信是研究其人的基本资料。本书是波兰作家卡·瓦利舍夫斯基的主要作品之一。作者在编撰时曾大量采用当时各国驻俄公使的报告和信件，并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用传记小说形式对叶卡特林娜一生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绘。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十八世纪俄国的历史风貌。

☆

☆

政

治

家

卷

☆

☆

序 言

这本传记，不存在任何虚构。传奇成分也只占书中极少篇幅，但要描述往事的确切情景，这样的篇幅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相信，无论是读者的好奇心，或是他对离奇情节的爱好，都一定会得到满足。

十八世纪后半期，如同一个雷雨交加的黑夜，阴暗而且狂暴，但它却被一道绚丽的彩虹照亮了。在那遥远的神秘的北方雪原之上，升起了一颗明亮的星星，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就在摇摇欲坠的欧洲古老君主制度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皇帝的宝座，它有拜占庭式的外貌和空前的宏伟气派，而拾级登上这个宝座的，却是一个沐浴在万紫千红霞光里的女人。她当上了女皇，并集一切尊贵、幸福和威严于一身。从欧洲的每个角落都传来了惊叹与欢呼，其中还夹杂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的轰鸣。诗人们称颂她是“北方的塞米拉米达”，哲学家们肯定她是“来自北方的曙光”，而民众则狂热地为她鼓掌。叶卡特林娜在国内赢得了人们对她的尊敬乃至爱戴，在国外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个伟大民族尚未被认识的天才和力量。斯拉夫民族突然在她身上放出了异彩，随后便阔步奔向锦绣前程。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位有魔力的女皇，这个在文明世界不可一世的妇人，这位被无数农民奉若神灵的“沙皇母亲”，不过是一个偶然来到俄国的小小的德国公主。她被几个勇敢的年轻人推上了宝座，似乎从此她便可以向全世界发号施令了。

☆

☆

政

治

家

卷

☆

☆

人们经常说起这个非常事件，对于其中的主角有许多人试图加以描绘。然而他们都失败了，因为缺少一件东西（对此，作家的天才也无能为力）：原始的史料（当时的文件档案）缺少这个支撑点，建立大厦的工程就如同建造空中楼阁，干它二十次，二十次都会倒塌下来化为乌有。当时历史的时刻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时刻。在俄国，在德国，伟大斯拉夫帝国历史成了研究者的盘中餐，研究者受益于宽容的制度，第一次获得了原始的资料。俄国国家档案馆打开了大门，一些收藏家也仿效国家的做法，公开了自己收藏的秘密。沃龙佐夫公爵家的珍贵文献就是这样公之于世的。当然，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叶卡特林娜个人和她的时代。成绩之辉煌，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俄国皇家历史协会出版的五十多卷文集和她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其他各种合编的著作中，叶卡特林娜也独领风骚。

所有这些当前已十分丰富的科学分析成分，都应该加以综合。俄国人已经在开始这样做了。机敏的瓦·阿·比尔巴索夫已经推出了他的第一卷著作。不过他的这项工作现在被迫暂停了，这真是十分遗憾的一件事。叶卡特林娜也许还要等很久才会在自己的国家里有一位记述她一生的人，虽然这个国家最辉煌的几页历史，正是靠她获得的。我们在撰写这本首先在法国出版的著作时，并不想抢先完成我们期望有朝一日会在俄国得以实现的任务。我们只想描绘出叶卡特林娜的某些主要特点，这肯定是文明社会感兴趣的。叶卡特林娜参与了当时的所有重大事件，同当时的杰出人物都有过交往，同伏尔泰曾长期通信，同狄德罗保持着亲切的友谊，最后，从思想、精神、甚至道德的角度来看，她的生活，其感受之多样、复杂和丰富，是世间少有的。这样的女人，无论身在何地，人们都不会对她漠不关心。

然而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人们当前如此热情地研究但仍然神秘莫测的现代俄国和这个女人关系密切。诚然，叶卡特林娜在抵俄以后，以令人吃惊的灵活适应了她此后生活的新环境，反过来，她也对这个环境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她在很多方面以自己的榜样来塑造俄国，并且在它身上烙上了自己的强大个性。欧洲现在已开始感到俄国巨大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的重要意义，但要摸清这个组织的底细，首先就要研究叶卡特林娜，因为现代俄国几乎就是这位伟大国君的遗产。要研究她，也是为了摸清俄国人的底细：他们每一个人都藏有这位女皇所特有的某种素质。

此书所引用的材料，欧洲读者几乎一无所知。这不仅是因为那种鲜为人知的语言，而且也因为这些材料分散于各种不同的文集，而这些文集许多人也一无所知。为了对这样的材料加以补充，我们在许多档案馆中，特别是在资料丰富的法国外交部档案馆中，作了个人的研究。

至于说到我们这本著作的写作精神，我希望大家都能明白，我们坚决服从于这些证明材料，我们所做的只是辨别它们的真伪和价值的大小。现在也许到处都能听到这些材料的声音，也许到处都能容许这样的声音。明年是叶卡特林娜逝世一百周年。在隆重纪念她的日子里，历史可以在不羞辱和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对她作出评价。不管历史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它都不过在伟大的人民怀着狂喜和感激为这位光荣的人物所建造的纪念碑上，添加一个浮雕罢了。伏尔泰曾说过：“子孙后代永远不会同他们这位女皇发生争执。”他也许说得过份了一点，但是他完全有权认为，尊敬的感情将永远是合理修正的基础，而正是历史批评的责任对过去的种种幻想、错误和迷恋进行合理的修正。

☆

☆

政

治

家

卷

☆

☆

第一卷

第一部 从施特廷到莫斯科

第一章 德国摇篮。童年

1. 诞生地。2. 菲辛的诞生。3. 俄德性格。

1

十五年前，在德国一个古老小城的一隅，群情激动，因为要在这里建造一条铁路。这必将会破坏传统的习惯，摧毁古老的住宅，削平接连几代人在此漫步的公园。没有心肝的工程师们使当地居民感到绝望。受到他们威胁的，还有一棵十分粗大的菩提树，它好象是人们虔诚崇拜的偶像，无限惋惜之情的标志。铁路仍是建造起来了。菩提树倒没有遭砍掉，但从它盘根错节的地方被挖出来，移到别处。为了对它表示高度的尊敬，把它移植到新车站的对面。这棵菩提树对这样的尊敬采取近乎淡漠的态度，竟至枯萎死去。伤心的人们用它做成了两张桌子，一张献给了普鲁士皇后伊丽莎白，另一张献给了俄国皇后亚历山德拉·费道洛夫娜。施特廷的居民把这棵菩提树叫做“皇帝树”。据他们所说，这棵树是一位德国公主亲手栽的，公主的名字叫索菲亚·安加特·采勃斯茨卡娅，小名叫菲辛。这位公主很喜欢同本地孩子们在城里的大广场上游玩，后来（这些

☆

☆

政

治

家

卷

☆

☆

孩子大多不详事情的经过)她却成了俄国女皇,她就是叶卡特林娜大帝。

叶卡特林娜的一部分童年确实曾在这个古老的波美拉尼亚小城中度过。但是否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呢?过去对荷马的出生地也发生过争论,但在近代史中这种对伟大历史人物诞生地的争论,就非常罕见了。因此,这个地方有关叶卡特林娜的事,就成为她命运的特点之一。没有一本施特廷的教区登记册中记有叶卡特林娜的名字。保罗一世的夫人维捷贝斯卡娅公主也曾出现过同样的情况,但它能够找到解释:替这个婴儿施洗礼的,大概是一位路德教堂的牧师,是一位不属于教堂的大学校长或议长。但是,人们发现了可能是真实的记载,称东恩堡是叶卡特林娜的诞生地和受洗礼的地方。于是,十分严肃的历史学家们把这个材料同十分离奇的假设联系起来。东恩堡是安加特-采勃斯特-东恩堡家(即叶卡特林娜的家庭)的一所世袭邸宅。1729年左右,叶卡特林娜的母亲是否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她是否经常遇到一位年轻的公爵?这位公爵当时刚满十六岁,就在附近他那阴沉的父亲的生活圈中,过着一种抑郁的生活。德国历史学家佐亨海姆说,这位年轻的公爵,就是后来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亦即“隐姓埋名的叶卡特林娜的父亲”^①。

叶卡特林娜的正式父亲,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安加特-采勃斯茨基公爵的一封信,使这个大胆的假设绝对不能成立。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729年5月2日,地点是施特廷。公爵在信中说,当天凌晨两点半,他家在这个城里生了一个女儿。^②这个女儿不会是别人,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女人。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肯定知道他孩子们的出生地点,虽然他们出生的具

① 《俄国的影响》第1卷,第322页;参见比斯特:《概论》第1页。

② 比尔巴索夫:《叶卡特林娜二世传》第1卷,第2页注。

☆

☆

政

治

家

卷

☆

☆

体情况，他也许不太清楚，还有其他一些论据。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叶卡特林娜诞生前的一段时间里，在东恩堡这座邸宅中曾经接待过叶卡特林娜的母亲；甚至完全确凿地证明相反的情况。事实是，1728年的部分时间，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是在巴黎度过的。大家都知道，弗里德里希从来没有到过巴黎。正如才思敏捷的历史学家拉维斯最近说的，他只是想去巴黎，就差点儿丢了性命。

但是，历史学家的想象乃至德国历史学家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弗里德里希不在巴黎，但在1728年俄国驻巴黎的大使馆里却有一位年轻人，他是一个名门望族的私生子，他肯定拜访过安加特-采勃斯茨卡娅公爵夫人。因此，我们又发现了另一部罗曼史和另一个假想父亲的蛛丝马迹。这个年轻人就是贝茨基，后来的一个有名的高级官僚。他以古稀之年彼得堡逝世。据说，叶卡特林娜对他深表关怀，极度体贴，拜访这位老人时，总是在他的安乐椅上俯下身去，吻他的手。这一点，已足以使《马桑回忆录》的德译者如获至宝，但我们是不敢苟同的。倘若如此，在十八世纪的所有历史中，大概所有名人的出生情况，都可以作不同的假设的。

我们对这些假设，不想再争论不休了。后来成为叶卡特林娜大帝的这个女人，显然是在施特廷诞生的。她的法定父母是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采勃斯特-东恩堡公爵和他的合法夫人约翰娜-伊丽莎·霍施金斯卡娅公主。我们将会看到，这位悄然来到人间的婴儿，人们以后将对她的每一件小事都记下准确的日期，对她的生活将逐日地，甚至几乎是逐时地进行研究。这是她的一种报复，同时也是衡量她的光辉命运历程的尺度。

然而，这位采勃斯茨卡娅小公主的诞生，在1729年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公爵家庭（德国当时这样的家庭举不胜举）是安加特家族八个支系之一。在意外的幸运使这个家族大放异彩

☆

☆

政

治

家

卷

☆

☆

以前，这个根上的一切分支，都未曾获得过荣誉。不久，这个家族的消亡，剪除了所有这些名誉的幼苗。安加特-采勃斯茨基家族在1729年以前没有历史，而在1793年就不再存在了。

2

叶卡特林娜的父母并不住在东恩堡。生活的奔波使他们身处异地。她的父亲为了挣钱养家（他生于1690年），不得不在普鲁士军队里服役。他同荷兰人，同意大利人，同波美拉尼亚人，同瑞典人，同法国人都在战场上交过手。三十一岁那年，他被晋升为少将。三十七岁，他和卡尔公爵的妹妹，约翰娜-伊丽莎白·霍施金-霍托帕斯卡娅公主喜结连理。正是这位卡尔公爵，差一点同女皇伊丽莎白一起坐上沙皇的宝座。女皇永远把这位公爵作为自己崇拜的未婚夫而深切怀念。这里似乎有某种宿命的东西。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被任命为安加特-采勃斯茨基步兵团团长，必须进驻施特廷，以便于对这个城市的管理。这是一种真正的卫戍生活。

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是一个模范的丈夫和父亲，他深爱他的孩子。但是叶卡特林娜诞生时，他感到莫大的失望，因为他想要一个儿子。叶卡特林娜的童年因此蒙上了阴影。在研究她这一时期的生活时（后来人们对此极感兴趣），见证人的回忆把它描绘得十分阴暗。她本人在回答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时，表现了少见的拘谨，勉强把这段时期描绘得明朗一点。她在给最敢于向她提问题的格里姆的信中说道：“我看不出这里有任何有趣的东西。”然而她的回忆也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她曾说：“我生在玛利基辛豪夫街格列芬海姆大院。^①但是，在施特廷从来没有一所这样名称的住宅。当时步兵第八团团长江住在唐姆

^① 《历史协会文集》第23卷，第51页。

街 791 号。那是施特廷商业法庭代表冯·阿舍列彭的住宅。这条街所属地区是格列芬哈根。房子的门牌和主人都有了改变，它现在的主人是台维茨参议员，门牌号码是 1 号。^① 在一面白墙上有一个黑色的污点，这是叶卡特林娜大帝在此留下的唯一痕迹，是 1729 年 5 月 2 日叶卡特林娜摇篮边那只火盆所熏黑的烟斑。摇篮现保存在魏玛。

叶卡特林娜的母亲记道，叶卡特林娜在受洗礼时，为了纪念她的三个姑姑被取名为索菲亚-奥古斯塔-弗列苔里卡，但大家只是叫她菲辛或非希辛，这显然是索菲亚的昵称。她出世后不久，她的父母就迁入施特廷城堡，她家的房子占了城堡一半，旁边是一座教堂。菲辛有三个房间，其中一间（她的卧室）靠近钟楼。因此，她就有可能训练她的耳朵，来聆听东正教堂洪亮的钟声。或许，上天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她就在这里成长和受教育，没有什么非凡之处。施特廷的街道就是她和当地资产阶级子女一起嬉戏的见证者；其中肯定没有一个人当时想到要用爵位来尊称她。当这些孩子的母亲来拜访城堡的时候，菲辛每每出来迎接，恭敬地吻她们衣裙的下摆。这是受她母亲的支使。她母亲有时具有敏捷的才思，但只是偶尔如此。

不过，除了派来照看她的法国家庭教师外，菲辛还有很多教师。当时在每一个比较显赫的德国家庭里，都聘有法国男女家庭教师。这也是废除《南特敕令》的一个间接后果。他们教授语法、文雅的法国风度和礼节。他们教授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但大多数人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菲辛的家庭女教师是卡苔莉小姐。此外，她还有一位法国家庭教师彼洛，一位法国书法教师罗兰，这个相当庞大的教师队伍中，还有几个当地的教师。一个叫瓦格纳的，教菲辛本国语文。洛

① 比尔巴索夫：《叶卡特林娜二世传》第 1 卷，第 4 页。

☆

☆

政

治

家

卷

☆

☆

里教她音乐。^① 后来，叶卡特林娜在回忆她少年时代那些教育者的时候，对他们深表感激，但其中也杂有一些幽默的戏谑。但是，她给女教师卡苔莉以特殊的地位，说卡苔莉小姐“几乎无所不知，虽然她几乎和她的学生一样，从来不学习”；卡苔莉说，叶卡特林娜“头脑愚笨”，并每天提醒她放低下巴。叶卡特林娜回忆说：“她认为我的下巴太长，若是向前伸出，很可能会碰上我所会见的人。”^② 善良的卡苔莉显然想不到她的学生以后会有些什么样的会见！然而，她不仅整顿了叶卡特林娜的头脑，而且使她放低了下巴：让她读拉辛、高乃依和莫里哀的著作，使她摆脱了本国教师瓦格纳的影响，摆脱了他的德国迂腐习气，他的痴呆想法，他在叶卡特林娜心灵中投下阴影的荒唐“磨练”。毫无疑问，她也把自己的头脑给了叶卡特林娜。这是一个法国女人的头脑，是一个灵活、机敏而求实的头脑。显然就是这样。她的更大成就还在于把叶卡特林娜从她母亲的手里救了出来。这位母亲“不是凭理智，而是按情绪”办事，往往为了一点小事给未来的女皇吃耳光。卡苔莉不仅使她免受耳光之苦，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她摆脱了这位赫里斯基安-奥古斯特夫人的情趣。她总是以这种情趣来感染她周围的人，这些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它们是阴谋、说谎、低能，完全反映了几代以来德国小公爵目光短浅的虚荣心。总之，叶卡特林娜在抵达彼得堡后送给她一件皮大衣，她是完全受之无愧的。

除上述的教育以外，还有菲辛和她父母的不断旅行可以作为不可少的补充。对一位对享乐趋之若鹜的年轻妇女和一位走

① 福斯特：《俄国女皇生平概述》第11页；伦夫德：《彼得三世秘史》第135页；比司特：《概论》第7页；《历史协会文集》第30卷，第174页；第44卷，第44页。

② 1778年2月2日和1779年4月11日致格里姆的信，载《历史协会文集》第23卷；1790年8月给台林恩公爵的信，同上书第42卷，第97页。